

喜得“宣三”

“捡漏”不容易,运气好时,也能遇到。笔者购藏了一枚“宣三”(清代宣统三年的银元),就收获了“捡漏”之喜。

一年多前的一个周六,笔者像往常一样,一大早就去义乌市收藏品市场淘货。转了一圈,也没遇到什么满意的藏品。正想回家时,却见几个人围在一个地摊前面,争论着几枚银元的真假。笔者一向对银元有所兴趣,立马挤上前去凑热闹。

大家争论的焦点,是其中的一枚“宣三”。有人说不对,有人称“大开门”。不过坚称“大开门”的,也不敢下手购买。笔者拿起银元细看,觉得应无问题,一问价格,卖家报的比古玩店面卖的便宜了好几百元。这一下子,反而让笔者犹豫了起来,毕竟也要两三元一枚,如果买了赝品,几天的心情都不会好。大伙争论了一阵,就渐渐散了。

正在这时,笔者见到不远处走来了一位绍兴人,他对银元很有研究,圈内人送外号“周一眼”,就是说,真假问题,他只需看一眼就能断定。笔者于是决定站在一旁,看看“周一眼”会不会经过这个摊点。果然,他一眼就看到了这几枚银元,他将银元逐一拿在手上,翻看了一遍。之后单单选出“宣三”问卖家价钱,卖家称最低2500元,“周一眼”要他再便宜100元,卖家坚决不肯。“周一眼”扔下一句“我先去逛逛,你再考虑一下”,就离开了。

“周一眼”看了东西又问了价,笔者知道此银元必真无疑,就以卖家的报价买了下来。有意思的是,不足三分钟,“周一眼”就转回来了,一见银元已被笔者买下,颇有些意外。由于常逛市场,彼此有些眼熟,他还请求笔者略加点钱,将银元让给他。由于笔者手中“宣三”本就不多,就婉拒了。当然,笔者也感谢了他,老实地说正是因为他也问价了,所以才敢下手。

有人可能奇怪了,“周一眼”当时为何不直接买下呢?这是无需多做解释的,他是靠买卖银元养家的,买价压得越低,自己赚的差价才会越可观。卖家哪怕直接开价2400元,他也会习惯性地再砍一砍价格的。至于故意离开一下子,用个成语来形容,就叫“欲擒故纵”。当然,这次他“马失前蹄”了。

后来,笔者将这枚“宣三”送去北京一家专业机构进行评分,得了“45分”。这家公司评出的分值“45分”的“宣三”,如今市场上的一枚可以卖到5000元以上。就是说,不到两年间,这枚“宣三”,价格已经翻了一番了。

煮石

世有伯乐

韩愈真是大手笔,“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”这个看似不合逻辑的句子,蕴含了多少人感慨。人才得不到赏识,庸才反而高居要职,现实中比比皆是,于是每见那种能够发现、重用人才的伯乐,总能让人感慨系之。

上世纪60年代,浙江美院(今中国美院)拟在国画系开设书法篆刻科,因美院内并没有特别合适的教师,校长潘天寿就设法让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陆维钊调过来,委托他筹建并担任学科主任。

潘天寿是怎么发现陆维钊的?笔者最近读到一则史料,颇为感动。

一次,潘天寿与吴弗之一起游西湖,在三潭印月的一个画廊里,看到了一幅山水画,觉得不错。潘天寿又仔细看了画上的题跋与书法,发现都十分出色,一打听,才知道这是杭州大学古文教授陆维钊的作品。潘天寿大喜过望,因为在他看来,书法不仅仅是技法,首先是文化,是中国文化之根上长出的一个果子。陆维钊文化底蕴深厚、书法功力非凡,正是书法篆刻科需要的老师。当时,浙江中医学院也准备调陆维钊,因陆对中医也有很深研究,但他感于潘天寿的知遇之恩、求贤之诚,最后选择了去美院,在全国高校中遂先开设了书法篆刻科,成就了美术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。

张宗祥赏识姜东舒的故事,同样闪烁着人性光辉。

1958年,为了养家糊口,姜东舒在浙江图书馆当临时工,负责打扫卫生、打杂。由于他喜欢写写画画,管理员常将写标语、指示牌的杂务,交给他完成。虽然都是“请勿随地吐痰”“请勿大声喧哗”之类看似“不入流”的内容,但姜东舒却将之看作创作,一笔一捺,竭尽全力。一天,浙江图书馆馆长(1963年起担任西泠印社社长)张宗祥偶然见到了这些标语,十分诧异,就问谁写的。旁边的人不知啥事,就说是个临时工写的。张宗祥要求马上把“临时工”叫来,当场将他收为自己的关门弟子。姜东舒后来成了名家,曾任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主席,不枉姜先生的一番知遇之恩。

我们当然可以说,陆维钊、姜东舒的成名成家,他们自己的努力与天才是最关键的。不过笔者却想说,潘天寿、张宗祥之所以能够成为书画艺术界的泰斗级人物,与他们的知人之明、助人成功的能力密不可分。

世有伯乐,然后有千里马;伯乐越多,千里马才会越多。

闲看



精致的“八仙过海”银饰。

一支银簪挽起悠悠岁月

“民国时期义乌银饰之风盛行。”谈话间,毛剑清拿出数根银簪子,一一排开,这些两头尖根的小发簪约半厘米宽,形似一根根微型“小扁担”。“在我小时候还能看见一些阿姨在盘发时用到这样的银簪,义乌传统的婚嫁喜事中,长辈们一定会送给姑娘一对银簪作为嫁妆。现在的年轻人怕是都不知道这是什么。”

细细端详,发簪一面雕刻着牡丹花、卍字等形态各异的花纹。据介绍,上面的花纹样式都是纯手工打造的,细腻且繁复,不同的花纹对应着不同的寓意:镌刻着团花的代表“花开富贵”;卍字纹代表“万事如意”;珍珠底加上“福”字纹代表“多子多福”,寓意美好。

看似简单小巧的银簪子里头的门道不仅在花纹上,工艺上也是各有千秋,其中两支带着点点蓝色的发簪,就运用了烤蓝工艺,它们的蓝色有细微差别,一支孔雀蓝,一支翠蓝。

“你看这两只,是鎏金的。”在毛剑清的指点下,笔者看到银簪看似银白,但在光线的折射下透出了微微金色。据介绍,这是由于长时间氧化,原本镀好的金色褪去,但还有些残留在簪子上,因此鎏金过的银簪在光照下比普通银簪更加鲜亮。

在这些簪子的背后,都有

一方小小的印章,上刻“佛堂信和有记”“信元鹿”“宝生昌记”等字样。据毛剑清考证,这几家都是义乌佛堂的老字号银楼,享誉一时。每逢婚庆嫁娶、孩童满月周岁,义乌人习惯到佛堂老街的银楼里打上一副银器,以彰显家庭富有,更有人从金华、东阳等地赶来求购,可见当时佛堂银器之名盛。



点翠发簪。

一把银锁凝聚舐犊深情

在古代,金属银不仅象征财富,更被视为寓意吉祥如意,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,因而被古人广泛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装饰品。老银饰图案丰富精美,有和合二仙、暗八仙、芝草兰花、麒麟送子、福禄寿喜、十二生肖、吉祥文字等等,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祈盼。

义乌人素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,长者对晚辈的关爱溢于言表。在毛剑清的银工收藏

中,除了婚嫁时用的发簪、手镯,更多的是与孩童息息相关的饰品。“天官赐福长命百岁锁”“福禄寿三星锁”等众多银锁便是其中的珍品。“天官赐福长命百岁锁”极具代表性,元宝型的长命锁上,细细雕刻着仙鹤、花枝等图样,在长命锁下部有一方珍珠底,上刻“长命、富贵”字样,中间则写有“福伴乾坤、日月同寿”等字样,字里行间透露出订制之人对幼儿的珍爱之情。

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瑞兽。在毛剑清的收藏中也有不少“麒麟送子”的胸牌挂件,其中一件麒麟送子挂坠精美非常。只见麒麟虎虎生威,背上的童子手持如意,背倚金轮,骑在麒麟上奔跑,造型逼真,线条流畅,十分可人。

据介绍,在古代,父母往往会请银匠打造“麒麟送子”银锁让幼儿佩戴,希望祛病除灾、“锁”住生命,助幼儿健康成长。

一顶童帽浓缩文化精髓



童帽上的装饰多种多样。

在毛剑清众多银工收藏中,一些花花绿绿的满月帽、周岁帽尤为亮眼。这些帽子由锦布绣制而成,华丽喜气,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了长辈对晚辈浓浓的爱意,浓缩了义乌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。

“这是状元帽,这是虎头帽,这是公子帽……”说起这些宝贝来,毛剑清如数家珍,旧时童帽制作繁复,多根据孩童的性别、年龄、生辰八字、岁时时令及家境的变化,来设计制作各种童帽。像天官赐福帽、四季平安帽等,在起到遮

风保暖作用的同时,还兼及平安祈福、祛病驱邪的意义。童帽形状多样,有依照各种动物头型制作的,如秋冬之际戴的狗头帽、狮子帽、兔儿帽等,有的镶嵌玉石玛瑙,也有的装饰着精雕细琢的银饰。旧时,孩子不易抚养,因各种情况夭折的事时有发生,故民间多用珍贵的饰物来为孩子消灾驱难。

毛剑清收藏的多顶状元帽上都有“八仙过海”的银帽花,雕刻得精美绝伦,即便是拿着放大镜看,也是分毫毕现,栩栩如生。童帽上的“八仙过海”俗称银老头,

老银工:泛岁月华泽述年轮故事



银腰鼓寓意钱包鼓鼓。



银质虎头锁。



麒麟送子挂坠。



福禄寿三星锁。



精致的银饰花片。

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攝

金银饰品被中国人使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,明清至民国时期银饰更是成为中国妇女最常见的饰物之一,民间因此有了“无银不成饰”的说法。

义乌藏家毛剑清藏品广泛,三十多年来收藏的“银工”(即银制工艺品)便有数百件。走进毛剑清的收藏间,各式银工藏品琳琅满目,流光溢彩,大到拳头般的“麒麟送子”,小到直径只有1厘米的银耳饰,造型精美别致、引人入胜。做工精巧的银手镯、玲珑剔透的银发簪,造型多样的银花片,都被整整齐齐地收纳在柜中。在时光的打磨下,它们历经沉淀,泛着岁月的光泽。

据介绍,毛剑清的奶奶早年经常帮村里乡亲做一些婚嫁喜庆的事,从小跟随在奶奶身边的他,从十一二岁起便喜欢上了婚俗等义乌传统文化,酷爱收集义乌佛堂银楼出品的各种银器。当时,银饰品还不算贵,喜爱银饰工艺的毛剑清一有机会便会收藏一些。时光流转,如今传统的纯手工银饰与现代生活渐行渐远,但它们承载的岁月故事还在流传。